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紀卷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録監生臣陳覲龍

宋文紀卷九

明 梅鼎祚 編

鄭鮮之字道子滎陽開封人晉末仕御史中丞侍中入宋歷尚書右僕射

滕羨仕宦議

鮮之初為桓偉輔國主簿先是兗州刺史滕恬為丁零翟遼所沒屍喪不反恬子羨仕宦不廢議者嫌之桓玄在荊州使羣僚博議鮮之議

名教大極忠孝而已至於變通抑引每事輒殊本而尋之皆是求心而遺跡跡之所乘遭遇或異故聖人或就跡以助教或因跡以成罪屈申與奪難可等齊舉其所

陌皆可略言矣天可逃乎而伊尹廢君君可脅乎而鬻拳見善忠可愚乎而箕子同仁自此以還殊實而齊聲異轡而等美者不可勝言而欲令百代之下聖典所闕正斯事於一朝豈可易哉然立言明理以古證今當使理厭人情如滕羨情事者或終身隱處不關人事或昇朝理務無譏前哲通滕者則以無譏爲證塞滕者則以隱處爲美折其兩中則異同之情可見矣然無譏前哲者厭情之謂也若王陵之母見烹於楚陵不退身窮居

終爲社稷之臣非爲榮也鮑勛蹇諤魏朝亡身爲效觀其志非貪爵也凡此二賢非滕之喻夫聖人立教猶云有禮無時君子不行有禮無時政以事有變通不可守一故耳若滕以此二賢爲證則恐人人自賢矣若不可人人自賢何可獨許其證譏者兼在於人不但獨證其事漢魏以來記闕其典尋而得者無幾人至乎大晉中朝及中興之後楊臻則七年不除喪三十餘年不關人事溫公則見逼於王命庚左丞則終身不著袷高世遠

則爲王右軍何驃騎所勸割無有如滕之易者也若以
縗麻非爲哀之主無所復言矣文皇帝以東關之役尸
骸不反者制其子弟不廢婚宦明此孝子已不自同於
人倫有識已審其可否矣若其不爾居宗輔物者但當
即聖人之教何所復明制於其間哉及至永嘉大亂之
後王敦復申東關之制於中興原此是爲國之大計非
謂訓範人倫盡於此也何以言之父雖明不同戴天日
而爲國不可許復雖此自以法奪情即是東關永嘉之

喻也何妨綜理王務者布衣以處之明教者自謂世非
横流凡士君子之徒無不可仕之理而雜以情譏謂宜
在貶裁耳若多引前事以為通證則孝子可顧法而不
復讎矣文皇帝無所立制於東關王敦無所明之於中
興每至斯會輒發之於宰物是心可不喻乎且夫求理
當先以遠大若滄海横流家國同其淪溺若不仕也則
人有餘力人有餘力則國可至乎亡家可至乎滅當斯
時也匹婦猶亡其身況大丈夫哉既其不然天下之才

將無所理勝但當盡陟岵之哀擬不仕者之心何爲證
喻前人以自通乎且名爲大才之所假而小才之所榮
榮與假乘常已有慙德無欣工進何有情事乎若其不
然則工進無欣何足貴於千載之上耶苟許小才榮其
位則勝不當顧常疑以自居乎所謂柳下惠則可我則
不可也且有生之所宗者聖人聖人之爲教者禮法即
心而言則聖人之法不可改也而秦以郡縣治天下莫
之能變漢文除肉刑莫之能復彼聖人之爲法猶見改

於後王况滕頼前人而當必通乎若人皆仕未知斯事
可俟後聖與不况仕與不仕各有其人而不仕之所引
每感三年之下見議者宏通情紀每傷中庸又云若許
譏滕則恐亡身致命之仕以此而不盡何斯言之過與
夫忠烈之情初無計而後動若計而後動則懼法不盡
命若有不盡則國有常法故古人軍敗於外而家誅於
内茍忠發自内或懼法於外復有踟蹰顧望之地耶若
有功不賞有罪不誅可致斯喻耳無有名教異其子弟

而子弟不致力於所天不致力於所天則王經忠不能救主孝不顧其親是家國之罪人耳何所而稱乎夫恩宥十世非不隆也功高賞厚非不報也若國憲無負於滕恬則羨之通塞自是名教之所及豈是勸沮之本乎議者又以唐虞邈矣孰知所歸尋言求意將所負者多乎後漢亂而不亡前史猶謂數公之力魏國將建荀令君正色異議董昭不得枕蘇則之郄賈充受辱於庾純以此而推天下之正義終自傳而不沒何爲發斯歎哉

若以時非上皇便不足復言多者則夷齊於𡸁望子房於四人亦無所復措其言矣至於陳平默順避禍以權濟屈皆是衛生免害非爲榮也滕令生無所衞難塞已冥義安在乎昔陳壽在喪使婢丸藥見責鄉閭阮咸居哀騎驢偷婢身處王朝豈可以阮獲通於前世便無疑於後乎且賢聖抑引皆是究其始終定其才行故雖事有驚俗而理必獲申郗詵葬母後園而身登宦所以免責以其孝也日磾殺兒無譏以其忠也今豈可以二事

是忠孝之所爲便可許殺兒葬母後園乎不可明矣既其不可便當究定滕之才行無所多辯也滕非下官鄉親又不周旋才能非所能悉若以滕謀能決敵才能周用此自追蹤古人非議所及若是士流故謂宜如子夏受曾參之詞可謂善矣而子夏無不孝之稱也意之所懷都盡於此自非名理何緣多其往復如其折中裁之居宗

長吏父母去官議晉義熙時長吏以父母疾去官禁錮三年山陰令沈叔任

父疾去職解之上議從之

夫事有相權故制有與奪此有所屈而彼有所申未有理無所明事無所獲而爲來制者也當以去官之人或容詭託之事詭託之事誠或有之豈可虧天下之大教以末傷本者乎且設法蓋以衆包寡而不以寡違衆況防杜去官而塞孝愛之實且人情趨於榮利辭官本非所防所以爲其制者莅官不久則奔競互生故杜其欲速之情以申考績之實省父母之疾而加以罪名悖義

疾理莫此爲大謂宜從舊於義爲允

舉陳郡謝絢自代牋絢朗之孫爲高祖鎮軍長史蚤卒

鮮之晉安帝時爲桓偉輔國主簿偉進號安西鮮之轉補功曹舉絢自代入爲員外散騎侍郎

蓋聞知賢弗推臧文所以竊位宣子能讓晉國以之獲寧鮮之猥叨人乏謬蒙過眷旣恩以義隆遂再叨非服知進之難屢以上請然自退之志未獲暫申夙夜懷氷敢忘其懼伏見行參軍謝絢清悟審正理懷通美居以

端右雖未足舒其采章升庸以漸差可以位擬人請乞愚短甘充下列授爲賢收實副羣望宋書

上武帝啓

伏承明旦見南蠻是四廢日來月朔好不審可從否

武帝答

勞足下勤至吾初不擇日殷芸小說

諫武帝北討表高祖宋國初建鮮之轉奉常佛佛寇陷關中義熙十二年復欲北討鮮之表諫

伏思聖略深遠臣之愚管無所措其意然臣愚見竊有所懷敵凶狡情狀可見自關中再敗皆是帥師違律非是內有事故致外有敗傷敵聞殿下親御六軍必謂見伐當重兵潼關其勢然也若陵威長驅臣實見其未易若輿駕頻洛則不足上勞聖躬如此則進退之機宜在孰慮賊不敢乘勝過陜遠懾大威故也今盡用兵之筭事從屈申遣師撲討而南夏清晏賊方懼將來永不敢動若輿駕造洛而反凶醜更生揣量之心必啓邉戎之

患此既必然江南顒顒傾注輿駕忽聞遠伐不測師之深淺必以殿下大申威靈未還人情恐懼事又可推往年西征劉鍾危殆前年劫盜破廣州人士都盡三吴心腹之内諸縣屢敗皆由勞役所致又聞處處大水加遠師民敝敗散自然之理殿下在彭城劫盜破諸縣事非偶爾皆是無賴凶慝凡順而撫之則百姓思安違其所願必為亂矣古人所以救其煩穢正在于斯漢髙身困平城吕后受匈奴之辱䰢武軍敗赤壁宣武喪師枋頭

神武之功一無所損况偏師失律無虧於廟堂之上者耶即之事實非敗之謂惟齡石等可念耳若行也或速其禍反覆思維愚謂不煩殿下親征小劫西羌或爲河洛之患今正宜通好魏人則河南安河南安則濟泗靜伏願聖鑑察臣愚懷

請立學表

至於洙泗之教洋洋盈耳所以柔漸性情日用成器國廢胄子之教家弛勸學之訓宜振起頽業以廻視聽接

光太陽燭之幽夜令欣流者濟津懷寳者剖和

祭牙文

絜牲先事薦兹敬祭崇牙旣建義鋒增厲人鬼一揆三才同契惟兹靈鑒庶必有察逆順幽辯忠孝顯節使凶醜時殲主寧臣悦振旅上京凱歸西蕃神器增暉四境永安

蔡廓字子度濟陽考城人晉司徒謨曾孫晉末仕相國從事中郎入宋歷祠部尚書

復肉刑議廓起家著作佐郎時桓玄輔政議復肉刑廓上議

夫建封立法宏治稽化必隨時置制德刑兼施貞一以閑其邪教禁以檢其漫灑湛露以膏潤厲嚴霜以肅威晞風者陶和而安恬畏戾者聞憲而警慮雖復質文迭用而斯道莫革肉刑之設肇自哲王蓋由曩世風淳民多惇謹圖像既陳則機心冥戢刑人在塗則不逞改操故能勝殘去殺化隆無為季末澆偽法網彌密利巧之懷日滋恥畏之情轉寡終身劇役不足止其姦況乎黥劓豈能反其善徒有酸慘之聲而無濟治之益至於棄

市之條實非不赦之罪事非主殺考律同歸輕重均科

減降路塞鍾陳以之抗言元皇所為留懸今英輔翼讃

道邈伊周雖閉否之運甫開而遐遺之難未已誠宜明

慎用刑愛民宏育申哀矜以革濫移大辟于支體全性

命之至重恢繁息於將來使將斷之骨荷更榮於三陽

干時之華監商飈而知懼威惠俱宣感畏偕設全生拯

暴於是乎在宋書建封晉書作建邦宏治稽化作宏政務化漫作慢膏潤作流潤冥輯作直輯

主殺作手殺

鞫獄子孫下辭議宋臺建廓為侍中建議從之

鞫獄不宜令子孫下辭明言父祖之罪虧教傷情莫此為大自今家人與囚相見無乞鞫之訴使民以明伏罪不須責家人下辭宋書

與親故書

廓少子興宗字興宗幼為廓所重謂有已風與親故書歷中書監左光禄大夫

小兒四歲神氣似可不入非類室不與小人游故以興宗為之名以興宗為之字南史

答妻郗氏書

廓兄軌爲給事中奉軌如父公祿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須悉從典者請焉從高祖在彭城妻郗氏書求夏服廓答書

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宋書

彈謝察奏蔡廓彈事

兼司徒員外散騎常侍謝察應著絳袴而察披袴不以貫足有虧常體

荀伯子潁川潁陰人晉驃騎將軍羲孫仕晉尚書祠部郎入宋歷御史中丞東陽太守有文

集行於世

上安帝論先朝封爵表伯子遷尚書祠部郎義熙九年上表詔付門下而衛瓘孫璵陳准孫茂先各上表自陳並不施行羊祜兄玄孫太元中封鉅平侯以桓玄黨國除

臣聞咎繇亡後臧文以爲深歎伯氏奪邑管仲所以稱仁功高可百世不泯濫賞無崇朝宜許故太傅鉅平侯祜明德通賢宗臣莫二勲參佐命功成平吳而後嗣闕然烝嘗莫寄漢以蕭何元功故絕世輒紹愚謂鉅平之

封宜同鄭國故太尉廣陵公陳准黨翼孫秀禍加淮南竊發大國因罪爲利值西朝政刑失裁中興復因而不奪令王道惟新豈可不大判臧否謂廣陵之國宜在削除故太保衛瓘本爵菑陽縣公既被橫禍及進第秩始進蘭陵又轉江夏中朝公輔多非理終瓘功德不殊亦無緣獨受偏賞宜復本封以正國章

後晉書作嗣宗臣莫二作國之宗工紹作繼孫秀作賊倫禍作害第秩作芽土公輔作名臣末作謂宜罷其郡封復邑菑陽則與奪有倫善惡分矣功成南史作功感後嗣作享嗣

前散騎常侍江夏公衛璵自陳表

臣乃祖故太保瓘於魏咸熙之中太祖文皇帝爲元輔之日封菑陽侯大晉受禪進爵爲公歷位太保揔録朝政于時賈庶人及諸王用事忌瓘忠節故楚王瑋矯詔致禍前朝以瓘秉心忠正加以伐蜀之勲故追封蘭陵郡公永嘉之中東海王越食蘭陵換封江夏戸邑如舊臣高祖散騎侍郎璪之嫡孫纂承封爵中宗元皇帝以曾祖故右衛將軍崇承襲逮於臣身伏聞祠部郎荀伯

子表欲貶降復封蕭陽夫趙氏之忠寵延累葉漢祖開封誓以河山伏願陛下錄旣往之勳垂罔極之施乞出臣表付外參詳

潁川陳茂先自陳表

祠部郎荀伯子表臣七世祖太尉淮禍加淮南不應濫賞尋先臣以剪除賈謐封海陵公事在淮南遇禍之前後廣陵雖在擾攘之際臣祖乃始蒙殊遇歷位元凱後被遠外乃作平州而猶不至除國良以先勳深重百世

不泯故也聖明御世英輔係興曾無疑議以為濫賞臣以微弱未齒人倫加始勉視息封爵兼嗣伏願陛下遠錄舊勳特垂矜察

論陳留零陵王位次表　伯子元嘉初遷散騎常侍本邑大中正上表從之

伏見百官位次陳留王在零陵王上臣愚竊以為疑昔武王剋殷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夏後於杞殷後於宋杞陳並爲列

國而蔚祝焦無聞焉斯則褒崇所承優於遠代之顯驗也是以春秋次序諸侯宋居杞陳之上考之近世事亦有徵晉太始九年詔賜山陰公劉康子弟一人爵關內侯衛公姬署宋侯孔紹子一人駙馬都尉又太始三年太常上博士劉憙等議稱衛公署於大晉在三恪之數應降稱侯臣以零陵王位宜在陳留之上並宋書南史孔紹子弟一人

論何尚之奏太平御覽引元嘉起居注伯子爲御史中丞奏

左衛將軍何尚之公事每帶䍐笠有虧體制建野笠於公門棄華繖而不御

裴松之字世期河東聞喜人仕晉尚書祠部郎入宋歷南琅邪太守國子博士進大中大夫

上禁立私碑表松之晉義熙中爲尚書祠部郎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實上表陳之由是並斷

碑銘之作以明示後昆自非殊功異德無以允應茲典大者道動光遠世所宗推其次節行高妙遺烈可紀若乃亮采登庸績用顯著敷化所莅惠訓融遠述詠所寄

有賴鐫勒非斯族也則幾乎僭黷矣俗敝偽興華煩已
久是以孔悝之銘行是人非蔡邕制文每有愧色而自
時厥後其流彌多預有臣吏必爲建立勒銘寡取信之
實刊石成虛偽之常真假相蒙殆使合美者不貴但論
其功費又不可稱不加禁裁其敝無已以爲諸欲立碑
者宜悉令言上爲朝議所許然後聽之庶可以防遏無
徵顯彰茂實使百世之下知其不虛則義信於仰止道
孚於來葉

使巡湘州上奏 元嘉三年遣使巡行天下松之以國子博士使湘州還奏云

臣聞天道以下濟光明君德以廣運為極古先哲后因心溥被是以文思在躬則時雍自洽禮行江漢而化美斯遠故能垂大哉之休詠廓造周之盛則伏惟陛下神叡玄通道契曠代冕旒華堂垂心八表咨敬敷之未純慮明揚之靡暢清問下民哀此鰥寡渙焉大號周爰四達遠猷形於雅誥惠訓播乎遐陬是故率土仰詠重譯咸說莫不謳吟踊躍式銘皇風或有扶老携幼稱歡路

左誠由亭毒既流故忘其自至千載一時於是乎在臣謬蒙銓任忝厠顯列猥以短乏思純八表無以宣暢聖旨肅明風化黜陟無序授揚寡聞慙懼屏營不知所措奉二十四條謹隨事爲牒伏見癸卯詔書禮俗得失一依周典每各爲書還具條奏謹依事爲書以繫之後

上三國志注表 松之爲中書侍郎文帝使注陳壽三國志鳩集傳記增廣異聞表上之上善之曰此爲不朽矣

臣松之言臣聞智周則萬理自賓鑒遠則物無遺照雖

盡性窮微深不可識至於緒餘所寄則必接乎粗迹是以體備之量猶曰好察邇言畜德之厚在於多識往行伏惟陛下道該淵極神超妙物暉光日新郁哉彌盛雖一貫墳典怡心玄賾猶復降懷近代博觀興廢將以總括前蹤貽誨來世前被詔使采三國異同以注陳壽國志壽書銓叙可觀事多審正誠游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於略時有所脫漏臣奉詔尋詳務在周悉上搜舊聞傍摭遺逸按三國雖歷年不遠而事關漢晉首

尾所涉出入百載注記分錯每多舛互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録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内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自就撰集以垂朞月寫校始訖謹封上呈竊惟繢事以衆色成文蜜蜂以兼采爲味故能使絢素有章甘踰本質臣寔頑乏顧慙二物雖自罄厲分絶藻繢既謝淮南食時之敏又微狂

簡斐然之作淹留無成祗織翰墨不足以上酬聖旨少塞愆責愧懼之深若墜淵谷謹拜表以聞隨用流汗臣松之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謹言

元嘉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中書侍郎西鄉侯臣裴松之上

府公禮敬議庾炳之出補錢唐令轉彭城王義康驃騎主簿未就從為揚丞既未到府疑於府公禮敬下禮官博議中書侍郎裴松之議從之

案春秋桓八年祭公從王后于紀公羊傳曰女在國稱

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推此而言則炳之為吏之道定於受命之日矣其辭已成在無外名器既正則禮亦從之且令宰牧之官拜不之職未接之民必有其敬者以既受王命則成君民之義故也吏之被敕猶除者受拜民不以未見闕其被禮吏安可以未到廢其節乎愚懷所見宜執吏禮

答何承天書

江氏問甲兒先亡甲後亡嫡孫傳重未及中祥嫡孫又亡有次孫今當應服三年不何承

天答曰甲既有孫不得無服三年者謂次孫宜持重也但次孫先以制齊縗令得便易服當須中祥乃服練居堊室耳昔有問范宣云人有二兒大兒無子小兒有子疑於傳重宣答小兒之子應服三年亦粗可依松之答承天書承天復與司馬操書論其事操答之

禮嫡不傳重傳重非嫡皆不加服明嫡不可二也范宣所云次孫本無三年之道若應為服後次孫宜為喪主終見三年而不得服三年之服也

司馬操

答何承天操太常丞

有孫見存而以踈親爲後則不通既不得立踈豈可遂無持重者此孫豈不得服三年耶嫡不傳重傳重非嫡自施於親服畢無關孫爲祖也

庾蔚之議

嫡孫亡無爲後者今祖有衆孫不可傳重無主次子之子居然爲持重范宣議是也嫡孫已服祖三年未竟而亡此重議已立正是不得卒其服耳猶父爲嫡居喪而亡孫不傳重也次孫攝祭如徐邈所答何承天司馬操

並云接服三年未見其據

裴駰松之子南中郎外兵曹叅軍

史記集解序

班固有言曰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於天漢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亦其所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已勤矣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黄老而後六經序

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録顧以為固之所言世稱其當雖時有紕繆實勒成一家揔其大較信命世之宏才也考較此書文句不同有多有少莫辯其實而世之惑者定彼從此是非相留眞僞舛雜故中散大夫東莞徐廣研核衆本為作音義具列異同兼述訓解粗有所

發明而殊恨省略聊以愚管增演徐氏采經傳百家并先儒之說豫是有益悉皆抄入刪其游辭取其要實或義在可疑則數家兼列漢書音義稱臣瓚者莫知氏姓今直云瓚曰又都無姓名者但云漢書音義時見微意有所裨補譬彗星之繼朝陽飛塵之集華嶽以徐爲本號曰集解未詳則闕弗敢臆說人心不同聞見異辭班氏所謂疏略抵牾者依違不悉辯也愧非胥臣之多聞子產之博物妄言末學蕪穢舊史豈足以關諸畜德庶

賢無所用心而已

裴昭明駰子歷祠部通直郎入齊終廣陵太守

太子婚納徵議泰始中有司奏太子婚納徵用玉璧虎皮未詳何據昭明爲太學博士議從之綠議加珪璋豹熊皮各二

禮納徵用皮爲庭實鹿皮也晉太子納妃注以虎皮二太元中公主納徵虎豹皮各一豈其謂婚禮不詳王公之差故取虎豹文蔚以尊其事虎豹雖文而徵禮所不言熊羆雖古而婚禮所不及珪璋雖美或爲用各異今

宜準的經告凡諸僻謬一皆詳正南齊書

何承天東海郯人晉末為西中郎參軍入宋歷御史中丞該覽書史猶精禮歷

陳滿誤射直帥議承天義熙中為劉毅撫軍行參軍毅出行鄢陵縣史陳滿射鳥箭誤中直帥雖不傷人處法棄市承天議

獄貴情斷疑則從輕昔驚漢文帝乘輿馬者張釋之劾以犯蹕罪止罰金何者明其無心於驚馬也故不以乘輿之重加以異制今滿意在射鳥非有心於中人按律過誤傷人三歲刑況不傷乎微罰可也

尹嘉大辟事議承天宋永初末爲謝晦南蠻長史時有尹嘉者家貧母熊自以身貼錢爲嘉償責承天議

被府宣令普議尹嘉大辟事稱法吏葛滕籤母告子不孝欲殺者許之法云謂違犯教令敬恭有虧父母欲殺皆許之其所告惟取信於所求而許之謹尋事原心嘉母辭自求質錢爲子還責嘉雖虧犯教義而熊無請殺之辭熊求所以生之而令殺之非隨所求之謂始以不孝爲劾終於和賣結刑倚旁兩端母子俱罪滕籤法文

爲非其條嘉所存者大理在難申但明教爰發矜其愚蔽夫明德慎罰文王所以恤下議獄緩死中孚所以垂化言情則母爲子隱語敬則禮所不及今捨乞宥之評依請殺之條責敬恭之節於饑寒之隸誠非罰疑從輕寧失有罪之謂也愚以謂降嘉之死以普春澤之恩赦熊之愆以明子隱之宜則蒲亭雖陋可比德於盛明豚魚微物不獨遺於今化

溥代公等補兵議承天爲尚書殿中郎兼左丞餘杭民溥道舉爲刼制同籍

朞親補兵道舉從弟代公道生等並為大功親非在補例法以母存為朞親則子宜隨母補兵泳

天議

尋劫制同籍朞親補兵大功不在例婦人三從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道舉為劫若其叔尚存制應補讁妻子營居固其宜也但為劫之時叔父已沒代公道生並是從弟大功之親不合補讁今若以叔母為朞親令代公隨母補兵既違大功不讁之制又失婦人三從之道由於主者守朞親之文不辨男女之異遠嫌畏負以生疑

懼非聖朝恤刑之旨謂代公等母子並宜見原

孔邈奏御議故司徒掾孔邈奏事未御邈以喪殯議者謂不宜仍用邈名更以見

官奏之承天議

既沒之名不合奏者非有它義正嫌於近不祥耳奏事一卻動經歲時盛明之世事從簡易曲嫌細忌皆應蕩除

丁況等久喪不葬議承天轉太子率更令時丹陽丁況等久喪不葬承天

議

禮所云還葬當謂荒儉一時故許其稱財而不求備丁況三家數十年中葬輒無棺櫬實由淺情薄恩同於禽獸者耳竊以爲丁寶等同伍積年未嘗勸之以義繩之以法十六年冬既無新科又未申明舊制有何嚴切歘然相糾或由鄰曲分爭以興此言如聞在東諸處比例既多江西淮北尤爲不少若但謫此三人殆無整肅開其一端則互相恐動里伍縣司競爲姦利財賂既逞獄訟必繁懼虧聖明烹鮮之美臣愚謂況等三家且可勿

問因此附定制旨若民人葬不如法同伍當即糾言三年除服之後不得追相告列於事爲宜列南史作引

上文帝安邉論表時魏人侵邉太祖訪羣臣威戎御遠之畧承天爲御史中丞表上安邉論

伏見北藩上事敵犯青兖天慈降鑒矜此黎元博逮羣策經綸戎政臣以愚陋預聞訪及竊尋獫狁告難爰自上古有周之盛南仲出車漢氏方隆衛霍宣力雖飲馬瀚海揚旍祈連事難役繁天下騷動委興負海貲及舟

車凶狡倔強未肯受弱得失報復裁不相補宣帝末年值其乖亂推亡固存始獲稽服自晉喪中原戎狄侵擾百餘年間未暇以北敵爲念大宋啓祚兩曜靈武而懷德畏威用是款納陛下臨御以來羈縻遵養十餘年中貢譯不絕去歲三王出鎮思振遠圖獸心易駭遂生猜懼背違信約深構攜隙貪禍恣毒無因自反恐烽燧之警必自此始臣素庸懦才不經武率其管窺謹撰安邊論意及淺末懼無可採若得詢之朝列辨覈同異庶或

開引羣慮研盡衆謀短長畢陳當否可見其論曰
漢世言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
講和親之約課其所言互有遠志加塞漠之外敵人掣
肘必未能摧鋒引日規自開張當由往年冀土之民附
化者衆二州臨境三王出藩經略既張宏圖將舉士女
延望華夷慕義故昧于小利且自矜侈外示餘力內堅
僞衆令若務存遵養許其自新雖未可羈致北闕猶足
鎮靜邊境然和親事重當盡廟筭誠非愚短所能究言

若追踪衛霍瀚海之志時事不等致功亦殊寇雖習戰未久又全據燕趙跨帶秦魏山河之險終古如一自非大田淮泗內實青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分命方召總率虎旅精卒十萬使一舉盪夷則不足稍勤王師以勞天下何以言之今遺黎習亂志在偷安非皆恥爲左衽遠慕冠冕徒以殘害剝辱視息無寄故襁負歸國先後相尋敵既不能校勝循理攻城略地而輕兵掩襲急在驅殘是其所以速怨召禍滅亡之日今若遣軍

追討報其侵暴大剪幽冀屠城破邑則聖朝愛育黎元方濟之以道若但欲撫其歸附伐罪弔民則駿馬奔走不肯來征徒興巨費無損於彼復奇兵深入殺敵破軍茍陵患未盡則困獸思鬭報復之役將遂無已斯秦漢之末策輪臺之所悔也安邊固守於計爲長臣以安邊之計備在史策李牧言其端嚴尤申其要大略舉矣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魏捨合肥退保新城江陵移民南涘濡須之戍家停蕤溪及夷陵

之屯民夷散雜晉宣王以爲宜從江南以北岸曹爽不許果亡祖中此皆前代之殷鑒也何者斥堠之郊非畜牧之地非耕桑之邑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敝雖時有古今勢有強弱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二曰浚復城隍三曰纂偶車牛四曰計丁課仗良守疆其田土驍帥振其風略蒐獮宣其號令俎豆訓其廉恥縣爵以縻之設禁以威之徭稅有程寬猛相濟比及十載民知義方然後簡將

授旗揚旌雲朔風捲河冀電掃嵩恒燕弧折郤代馬摧足秦首斬其右臂吳蹄絶其左肩銘功於燕然之阿饗徒於金微之曲冦雖亂亡有徵眜弱易取若天時人事或未盡符抑鋭俟機宜審其筭若邊戍未增星居布野勤惰異教貧富殊資疆埸之民多懷彼此敵在去就不根本業難可驅率易在振蕩又狡冦之性食肉衣皮以馳騁爲儀容以游獵爲南畝非有車輿之安宮室之衛櫛風沐雨不以爲勞露宿草寢維其常性勝則競利敗

不羞走彼來忽驟而此已奔疲且今春踰濟既獲其利乘勝忸忕未虞天誅比及秋末容更送死猋騎蟻聚輕兵鳥集竝踐禾稼焚爇閭井雖邊將多畧未審何以禦之若盛師連屯廢農必衆馳車奔馹起役必遲散金行賞損費必大換土客戍怨曠必繁孰若因民所居竝修農戰無動衆之勞有扞衛之實其爲利害優劣相縣也

一曰移遠就近以實內地今青兗舊民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二萬家此寇之資也今悉河內從青州民移東萊

正昌北海諸郡太山以南南至下邳左沭右沂田良野沃西阻蘭陵北阨大峴四塞之内其號險固民性重遷闇於圖始無寇之時喜生咨怨令新被鈔掠餘懼未息若曉示安危居以樂土宜其歌抃就路視遷如歸二曰浚復城隍以增阻防舊秋冬收斂民人入保所以警備暴客使防衛有素也古之城池處處皆有令雖頹毁猶可修治粗計户數量其所容新徙之家悉著城内假其經用爲之閭伍納稼築場還在一處婦子守家長吏爲

師丁夫匹婦春夏佃牧冦至之時一城千室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譟十則圍之兵家舊說戰士二千足抗敵人三萬矣三曰簒偶車牛以飾戎械計千家之貲不下五百耦牛爲車五百兩參合鉤連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所不能干既已族居易可檢括號令先明民知夙戒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仗勿使有闕千家之邑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己還保輸之於庫出

行請以自衛弓幹利鐵民不辦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内軍用粗備矣臣聞軍國異容施於封畿之内兵農並修在于疆埸之表攻守之宜皆因其習任其怯勇山陵川陸之形寒暑温凉之氣各由本性易則害生是故戊申作師遠屯清濟功費既重詹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也管子治齊寄令在民商君爲秦設以耕戰終申威定覇行其志業非苟任強實由有數梁用走卒其邦自滅齊用技擊厥衆亦離漢魏以來兹制

漸絶蒐田非復先王之禮用兵徒逞耳目之欲有急之日民不知戰至乃廣延賞募奉以厚秩發遽奔救天下騷然方伯刺史拱手坐聽自無經略唯望朝廷遣軍此皆忘戰之害不教之失也令移民實内浚治城隍族居聚處課其騎射長吏簡試差品能不甲科上第漸就優别明其勲才表言州郡如此則屯部有常不遷其業内護老弱外通官塗朋曹素定同憂等樂情由習親埶因事著晝戰見貌足相識夜戰聞聲足相救斯教戰之一

隅先哲之遺術論者必以古城荒毀難可修復令不謂頽便加功整麗如舊但欲先定民營其閭術墉壑存者因而即之其有毀缺權時柵斷足以禦彼輕兵防遏游騎假以方將漸就只立車牛之賦課仗之宜攻守所資軍國之要令因民所利導而率之耕農之器爲府庫之寶田蠶之氓兼城之用千家總倍旅之兵萬戸具全軍之衆兵強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廩糧者不可同年而校矣今承平來久邊令弛縱弓

籍利鐵既不都斷往歲棄甲垂二十年課其所住理應消壞謂宜申明舊科嚴加禁塞諸商賈往來幢隊挾藏者皆以軍法治之又界上嚴立關候杜廢閑蹊城保之境諸所課仗並加雕鐫別造程式若有遺鏃亡刃及私爲竊盜者皆可立驗於事爲長又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青齊有舊縣城正在澤内宜立式修復舊堵利其埭遏給輕艦百艘寇若入境引艦出戰左右隨宜應接據其師津毀其航漕此以利制車運我所長亦微

徹敵之要也宋書表陵通典作襄陽非畜牧之下有多所將戰四字古今作通否牛作馬北海諸郡以下有兗州兾州人移六字於庫作武庫任作銓戍中作師下有怨起及今若以荆吴鋭師十一字詹怨作嗟苦聚處下有村里比次四字騎射下有通其風俗四字

上白鳩頌表元嘉十八年八月會稽山陰商世寶獲白鳩眼足並赤揚州刺史始興王濬以獻承天爲太子率更令撰頌表上

謹考尋先典稽之前志王德所覃物以應顯是以玄扈之鳳昭帝軒之鴻烈酆宫之雀徵姬文之徽祚伏惟陛下重光嗣服永言祖武洽惠和於地絡燭皇明於天區

故能九服混心萬邦合愛員神降祥方祇薦裕休珍雜沓景瑞畢臻去七月上旬時在昧旦黄暉洞照宇宙開朗徽風協律甘液灑津雖朱晃瑰瑋于運衡榮光圖靈于河紀蔑以尚兹臣不量卑懵竊慕擊轅有作相杵成謳近又豫白鳩之覩目翫奇偉心懽盛烈謹獻頌一篇野思古拙意及庸陋不足以發揮清英敷讚幽𦖍瞻前顧後亦各其志謹冒以聞其白鳩頌曰

三極協精五靈會性理感冥符道實元聖於赫有皇先天

配命朝景升躔八維同映休祥載臻榮光播慶宇宙照爛日月光華陶山練澤是生柔嘉回龍表粹離穗合柯翩翩者鳩亦皎其暉理翮台嶺揚鮮帝畿闕匪德莫歸暮從儀鳳棲閣蔭闈烝哉明后昧旦乾乾惟德之崇其峻如山惟澤之瞻其潤如淵禮樂四達頌聲遐宣窮髮納貢九譯導言伊昔唐萌受逢慶祚余生既辰而年之暮提心命耋式歌王度晨晞永風夕漱甘露思樂靈基不遐有固

上元嘉新歷表　太祖頗好歷數承天爲太子率更令私撰新法元嘉二十年表

上詔付外詳太史令錢樂之兼丞嚴粲及員外散騎侍郎皮延宗並有駁難承天乃改新法依舊術不復每月定大小餘如延宗所難太史所上有司奏用之詔可

臣授性頑惰少所關解自昔幼年頗好歷數耽情注意迄於白首臣亡舅故秘書監徐廣素善其事有既往七曜歷每記其得失自泰和至太元之末四十許年臣因比歲考校至今又四十載故其踈密差會皆可知也夫圓極常動七曜運行離合去來雖有定數以新故相涉

自然有毫末之差連日累歲積微成著是以虞書著欽若之典周易明治歷之訓言當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也漢代雜候清臺以昬明中星課日所在雖不可見月盈則蝕必當其衝以月推日則躔次可知焉揺易而不爲役心於難事此臣所不解也堯典云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今季夏則火中又宵中星虛以殷仲秋今季秋則虛中爾來二千七百餘年以中星檢之所差二十七八度則堯冬令至日在須女十度左右也漢之太初

歷冬至在牽牛初後漢四分及魏景初法同在斗二十一臣以月蝕檢之則景初今之冬至應在斗十七又史官受詔以土圭測景考校二至差三日有餘從來積歲及交州所上檢其增減亦相符驗然則今之二至非天之二至也天之南日在斗十三四矣此則十九年七閏數微多差復改法易章則用算滋繁宜當隨時遷革以取其合案後漢志春分日長秋分日短差過半刻尋二分在二至之間而有長短因識春分近夏至故長秋分

近冬至故短也楊偉不悟即用之上歷表云自古及今凡諸歷數皆未能並已之妙何此不曉亦何以云是故臣更建元嘉歷以六百八爲一紀半之爲度法七十五爲室分以建寅之月爲歲首雨水爲氣初以諸法閏餘一之歲爲章首冬至從上三日五時日之所在移舊四度又月有遲疾合朔月蝕不在朔望亦非歷意也故元嘉皆以盈縮定其小餘以正朔望之日伏惟陛下允迪聖哲先天不違劬勞庶政寅亮鴻業究淵思於往籍探

妙旨於未聞窮神知化罔不該覽是以愚臣欣遇盛明
効其管穴伏願以臣所上元嘉法下史官考其疎密若
謬有可採庶或補正闕謬以備萬分
文帝詔
何承天所陳殊有理據可付外詳之
太史令錢樂之兼丞嚴粲奏
太子率更令領國子博士何承天表更改元嘉歷法以
月蝕檢令冬至日在斗十七以土圭測影知冬至已差

三日詔使付外檢署以元嘉十一年被敕使考月蝕土圭測景檢署由來用偉景初法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一度少檢十一年七月十六日望月蝕加時在卯到十五日四更二唱丑初始蝕到四唱蝕既在營室十五度末景初其日日在軫三度以月蝕所衝考之其日日應在翼十五度半又到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望月蝕加時在酉到亥初始食到一更三唱蝕既在鬼四度景初其日日在女三以衝考之其日日應在牛六度半又到

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望月蝕加時在戌之半到二更四唱亥末始蝕到三更一唱食既在井三十八度景初其日日在斗二十五以衡考之其日日應在斗二十二度半到十五年五月十五日望月蝕加時在戌其日月始生而已蝕先已生四分之一格在斗十六度許景初其日日在井二十四考取其衡其日日應在井二十又到十七年九月十六日望月蝕加時在子之少到十五日未二更一唱始蝕到三唱蝕十五分之十二格在昴

一度半景初其日在房二以衡考之則其日日在氐十三度凡此五蝕半以月衡一百八十二度半考之各至之日日並不在斗二十一度少並在斗十七度半間悉如承天所上又去十一年起以土圭測景其年景初法十一月七日冬至前後陰不見影到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冬至其十五日影極長到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冬至其二十六日影極長到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冬至其前後並陰不見到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冬

至十八日影極長到十六年十一月二日冬至其十月二十九日影極長到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冬至其十日影極長到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冬至二十一日影極長到十九年十一月六日冬至其三日影極長到二十年十一月十六日冬至其前後陰不見影尋校前後以影極長爲冬至並差三日以月蝕檢日所在已差四度土圭測影冬至又差三日今之冬至乃在斗十四間又如承天所上又承天法每月朔望及弦皆定大小

餘於推交會時刻雖審皆用盈縮則月有頻三大頻二小比舊法殊爲異舊日蝕不唯在朔亦有在晦及二日公羊傳所謂或失之前或失之後愚謂此一條自宜仍舊

員外散騎侍郎皮延宗又難

承天若晦朔定大小餘紀首值盈則退一日便應以故歲之晦爲新紀之首

有司奏用何承天厯

治歷改憲經國盛典爰及漢魏屢有變革良由術無常是取協當時方今皇猷載暉舊域光被誠應綜覈晷度以播維新承天歷術合可施用

奏上尚書元嘉二十年承天奏從之

令既改用元嘉歷漏刻與先不同宜應改革按景初歷春分日長秋分日短相承所用漏刻冬至後晝漏率長於冬至前且長短增減進退無漸非唯先法不精亦各傳寫謬誤今二至二分各據其正則至之前後無復差

異更增舊刻參以晷影刪定爲經損改用二十五箭請臺勒漏郎將考驗施用

議海鹽公主母服奏元嘉二十三年承天白衣領御史中丞奏議詔敬叔白衣領職餘如奏

尚書刺海鹽公主所生母蔣美人喪海鹽公主先離婚今應成服撰儀注參詳宜下二學禮官博士議公主所服輕重太學博士顧雅議今既咸用士禮便宜同衰齊削杖布帶疏屨朞服畢心喪三年博士周野王議又云

令諸王公主咸用士禮譙王衡陽王爲所生太妃皆居
重服則公主情理亦宜家中朞服爲允其博士庾邃之
顏測殷明王淵之四人同雅議何惔王羅雲二人同野
王議如所上臺案令之諸王雖行士禮是施於傍親及
自己以下至於爲帝王所厭猶一依古典又永初三年
九月符修儀亡廣德三公以餘尊所厭猶服大功海鹽
公主體自宸極當上厭至尊豈得遂服臺據經傳正文
并引事例依源責失而博士顧雅周野王等悍不肯帖

方稱自有宋以來皇子藩王皆無厭降同之士禮著于故事緦功之服不廢於末戚顧獨貶於所生是申其所輕奪其所重奪其所重豈緣情之謂臺伏尋聖朝受終于晉凡所施行莫不上稽禮文兼用晉事又太元中晉恭帝時爲皇子服其所生陳氏練冠縓緣此則前代施行故事謹依禮文者也又廣德三公主爲所生母符修儀服大功此先君餘尊之所廢者也元嘉十三年第七皇子不服曹婕妤止于麻衣此厭乎至尊者也博士既

不據古又不依今背違施行見事而多作浮辭自衛乃云五帝之時三王之季又言長子去斬衰除禫杖皆是古禮不少今世博士雖復引此諸條無救於失又詰臺云蕃國得遂其私情此義出何經記臣案南譙衡陽太妃並受朝命爲國小君是以三王得遂其服豈可爲美人比例尋蕃王得遂者聖朝之所許也皇子公主不得申者由有厭而然也臺登重更責失制不得過十日而復不酬荅既被催攝二三日甫輸怗辭雖理屈事窮猶

闕義恥服臣聞喪紀有制禮之大經降殺攸宜國家舊典古之諸侯衆子猶以尊厭況在王室而欲同之士庶此之僻謬不俟言而顯太常統寺曾不研却所謂同乎失者亦未得之宜加裁正弘明國典謹案太學博士顧雅國子助教周野王博士王羅雲顏測殷明何悏王淵之前博士遷員外散騎侍郎顧遂之等咸蒙抽飾備位前疑既不謹守舊文又不審據前准遂上背經典下違故事率意妄作自造禮章太常臣敬叔位居宗伯問禮

所司騰述往反了無研𨚫混同茲失亦宜及答請以見事並免令所居官解野王領國子助教雅野王初立議乖舛中執捍愆失未逹十日之限雖起一事合成三愆羅雲掌押捍失三人加禁固五年

渾天象體論

詳尋前説因觀渾儀研求其意有以悟天形正圓而地居其半地中高外卑水周其下言四方者東曰暘谷日之所出西曰濛汜日之所入莊子又云北溟有魚化而爲

烏將徙於南溟斯亦古之遺記四方皆水證也四方皆水謂之四海凡五行相生水生於金是故百川發源皆自山出由高趨下歸注于海日為陽精光曜炎熾一夜入水所經焦竭百川歸注足以補復故旱不為減浸不為益又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三百四分之七十五天常西轉一日一夜過周一度南北二極相去一百一十六度三百四分度之七十五彊即天經也黄道衺帶赤道春分交於奎七度秋分交於軫十五度冬至斗十四

度半疆夏至井十六度半從北極扶天而南五十五度疆則居天四維之中最高處也即天頂也其下則地中也

社頌

余以永初三年八月太社聊為此文實惟陰祇稷為穀先率育萬類協靈昊乾霸德方將世號共工厥有才子寔曰句龍稱物平賦百姓熈雍唐堯救災决河疏江棄亦播植作乂萬邦克配二祀以報勲庸勲庸伊何厚哉

生民倉廪既實禮節斯行人亦有言因物思人矧乃大德功被陶鈞豈伊百世萬代不泯蒸哉帝王肇建皇極體國經野設官分職峩峩二社列幹比殖歲云其秋晷漏均程牲牢既潔嘉薦惟馨乃家乃國是奉是尊

釋奠頌 初學記

乃昔孔顔夢周希虞自天由美異代同符經修講治研幾識理道貴崇業降尊尚齒

地贊

九州攸同時惟禹跡爰及後代疆分里析貢則屢遷名猶不易

鐃歌詩序

聲音抑揚精妙瑰瑋世亦不易言也

孫康長兼尚書左丞南陽縣侯

團扇銘

有圓者扇誕此秀儀睎露散霾擬日定規朗姿玉暢惠風時披

宋文紀卷九